

人世間

一根白发

林红宾

吃罢早饭,妈妈冲女儿的卧室大声说:“小娥,你在屋里磨蹭什么,都什么时候了,再不走就晚了。”“知道啦。”小娥背上书包走出来,一瞅墙上的石英钟,“妈,多亏您提示我,要不还真要迟到了。”说罢朝妈妈扮了个怪相,像只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家。

妈妈目送女儿出了大院上了马路,这才转身闩上了门,开始实施她早已策划好的探知女儿秘密的计划。她心安理得地走进女儿的卧室,目光直扑写字台,嘿,抽屉没锁,正中下怀。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日记本的封面设计得富有诗情画意——一朵含苞欲绽的玫瑰。女儿正值豆蔻年华,多像这朵玫瑰!

小娥已上高中了。都说女大不由娘,这话半点不假。妈妈发现小娥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半天不出来,不知她在里面干什么。妈妈甚觉好奇,情不自禁地从门缝往里窥视,见女儿正伏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在做作业?不像,那么她在写什么呢?哎呀,是不是在写情书呢?倘若女儿当真坠入情网,那可糟啦。有几次她按捺不住,借故闯了进去,小娥见状赶紧将本子合上,塞进抽屉里,然后锁上。这愈发使她疑心加重,一定要寻找机会查它个水落石出。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妈妈看了几篇日记,见写的都是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不足为奇,但当她看到最近写的一篇时,立即被女儿发自肺腑的话语吸引住了。

这篇日记的题目是《一根白发》。女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妈妈是一位最具中华美德的女人——非常贤惠,非常善良,非常勤恳,不啻一只春蚕,为我们这个家,尤其为我而做嫁衣。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默默劳作。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一觉醒来,见卫生间的灯还亮着,出去一看,是妈妈在洗衣服。为了不打扰我和老爸,也为了不影响邻居,放着洗衣机不用,老是用手搓啊搓啊。吃饭时,剩饭残汤她都抢着吃。邻居家的阿姨都穿上档次的衣服,她呢,老是穿些平平淡淡的。最近,我发现她眼角上的鱼尾纹深了,头上又添了一些白发,我心里觉得酸酸的。我特地捡了一根妈妈的白发,夹在日记本里,每当我见到这根白发,犹如见到妈妈那慈祥的容颜……”

妈妈看罢这篇日记,心中的疑云顿时消散了。不过,她没见到女儿提及的那根白发,莫非忘记夹在里面了?还是被她翻阅时不慎掉在地上?这可是女儿的小秘密,务必找到,否则就露馅了!她四处寻找,就是没找到。她委实有些焦急,下意识地一摸脑袋,心里立刻透亮了,她对着镜子,拔下一根,小心翼翼地夹在日记本里,尔后将日记放进抽屉里。

中午小娥放学回家,进了卧室旋即出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妈妈说:“妈,您趁我不在,偷看我的日记了。”妈妈心里咯噔一下,但故作懵懂:“什么日记,我根本就没看见。”小娥又质问:“您真的没偷看?”妈妈摇头。小娥噗嗤一笑:“妈,不瞒您说,我早就断定您想破译我生活中的一些小秘密,所以我故意在日记里提到,要珍藏您一根白发,其实我只是这么说,并没这么做。刚才我看到日记本里真的有一根白发,就知道是您从中做了‘手脚’。妈,您这么聪明,而且心细,居然中了我的圈套,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妈妈恍然大悟,疼爱地打了女儿一下:“你个死丫头,弄了半天,你在对我实施‘反侦探’啊。”小娥说:“妈,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空间,只不过不愿让外人闯入罢了。我都这么大了,总不能让您像母鸡带小鸡那样呵护我,我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人生、面对挑战,您以后就别操心啦。”妈妈笑着说:“好闺女,你说得对,我保证下不为例。”

流年記

想念一棵树

陈颖

我学李白的《静夜思》时,小小的心灵像魔怔了似的,被诗句吸引着,平常寡言的我话语竟然多了起来。

放学回家,书包还挂在肩膀上,我就仰着脑袋问盘坐在炕头上的婆:“婆,你认识李白吗?”婆看着我摇摇头。我有些着急了:“婆,老师说李白出生在唐朝,你是不是也出生在唐朝?要是婆出生在唐朝,那应该认识李白才对,他的诗写得那么好。”婆看出了我的失望,可还是继续摇摇头。我叹口气,放下书包,从书包里拿出语文书,把书递给婆,说:“婆,你看着书,我背《静夜思》给你听。”婆接过书,没有翻开,说:“俺不识字吆。”我急着表现自己,就说:“没事没事,不用看书,婆听我背就行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背着诗,看着婆满头的白发。婆没有看我,我顺着婆的目光望向窗外,窗外的那棵大槐树正是枝叶茂盛时。风微微吹来,树叶微微晃动。

街门外,西南角,我家的大槐树高入云天。夏天,站在院子里,就能听到小鸟的鸣叫。那声音响亮而又婉转,不是燕子的呢呢喃喃,也不是麻雀的叽叽喳喳。我非常好奇,这到底是什么鸟,能唱出这么动听的歌?真想爬到大树上看个究竟,可大树太高了。突然我想到了什么,转身跑进里屋,用小手拍拍盘坐在炕上婆的腿,问:“婆,你听到小鸟的叫声了吗?”婆的耳朵特背,婆摇摇头,我又失望了,可还是不甘心,问:“婆,你天天看大槐树,看到一只好看的小鸟了吗?”婆又摇头。我提醒婆,看大槐树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说不定会看到一只漂亮的彩色小鸟。婆点点头,目光又越过窗户,向上,落在深绿色的树叶上。

大槐树下,是男孩子们的乐园。下了街门的台阶,便是一块长方形的空地。空地的南北东三个方向都有墙,是男孩子玩弹球的理想之处。在空地的正中央,用树枝划一个正方形的框框,在框框里各自放入杏核,然后在离框框一定的距离划一条横线,人蹲在横线外,用自己的玻璃球或是钢珠弹框框里的杏核,杏核被弹出框框了,就属于弹球的人。

大槐树下,也是女孩子们的乐园。好的地角被男孩子们霸占了,我们就在离街门稍远一点的地方玩。女孩子的玩法很多,跳绳、踢毽子、跳方格、拾马古(音)……我无论玩什么,都是输。在人多的时候,我便站在旁边看热闹,看小伙伴小手翻飞或双脚蹦蹦跳跳。人再多了,我就和几个女伴一起围

坐在大槐树下,看大妈婶子们绣麻布花。大妈婶子们边绣花边谈天说地,嗓门高音喇叭一样高,说到开心处,都开怀大笑。风吹过,抖落了大槐树的花朵。奶白色的花朵,像不规则的小星星,纷纷扬扬落在我们的发辫上、石堆上、泥土上。我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石堆上捡起一些花朵,扔给小伙伴一句“俺回家了”,便急匆匆跑进里屋,伸开小手,掂起脚,把手高高地伸到婆的鼻子下方,说:“婆,你闻一闻,是不是很香啊?”盘坐在炕上的婆,微微低下头,说:“还真香。”我把槐树花放在婆的手心,从书包拿出语文书,把槐树花放进书里。合上书,我说:“婆,书一会儿就香了,书里面的李白也能闻得到。”婆微微点头。再看婆的目光,从我的脸上又移到了窗外的大槐树上。风有些大,枝叶跟着大风摇摆起来。

一天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小伙伴迎面对我说:“陈颖,快去看看你家的大槐树,又被人砍了。”我撒腿就跑。气喘吁吁地站在大槐树下,仰头看到一大片树皮又被人用锋利的镰刀剥了去,白色的树干裸露在凉风里。我用小手摸摸树干,感觉到了大树的疼痛。进了屋,瞧见婆正在把又白又长的裹脚布往腿上缠。“婆,又有人砍咱家的大槐树了。”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去看看。”婆准备下炕。“婆,别去看了,看了只会难过。”我忍不住,眼泪哗哗流了下来。“好,我不去看,你也别哭。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来砍咱家树的。那些树皮,是拿回家治病救人的。”婆的声音里透着慈祥 and 严厉。我用袄袖擦了擦泪。听大人说过,用我家百年老树的树皮煮水喝,可以治疗疑难杂症。

冬天如期而至,我异常怕冷,就窝在家里,陪着婆坐在炕上。婆依然望着窗外。“天冷了,树叶都掉了。”婆喊着我的乳名问我:“你二爹和小姑来信没有?”我摇摇头,“要是二爹和小姑来信了,俺爸一定会拿回家。”我也望向窗外,大槐树的叶子都被大风吹落了,光秃秃的树枝在等春天。我开始替婆着急,盼着书信早早地来。

光阴流转,草木枯荣,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年迈的婆望着窗外的大槐树,心里是在挂念着远在他乡工作生活的儿女们。我曾以为大槐树会一直在,婆也不会离开我,可是,我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大槐树十多年前不存在了,而婆离开我的时间更早。只有风,可以自由来去。从远久之前吹来的风,常常吹疼了眼睛吹疼了心。想念一棵树,更想念一个人。

诗歌港

雷锋精神永恒

孙世伟

你的名字在华夏儿女心中
闪烁
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寸肌肤
镌刻
你是人民军队里一个普通的士兵
你是社会主义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短短二十二个春夏秋冬
你不惧艰险,敢于冲锋
把生命镶嵌成对祖国的忠诚
你是新中国
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光明
对待同志像阳光一般地温暖
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你的宗旨
你热爱着生养和哺育自己的土地
每一篇日记都能引发无数人共鸣
你是天地间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

雷锋
你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精神永恒
你的事迹我们要铭记于心
代代传承

致雷锋

丘山

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
一辈子只做好事
六十年后的今天
关于你的故事依旧流传
关于你的日记
没有尾页 只有续章

想起你
深藏在我胸中的热情
时刻欲喷薄而出
只恨我笔锋如此苍白无力
那就让我放开喉咙吧
和千万人一起大声呼唤你
——雷锋

晚晴

邓兆文

雨 还在下
一些被时间证明
活不过来的枯木
开始重新发芽
同样 那台停摆的老座钟
只要一上弦
也会再次启动

爱情向来被认为是
晚熟的植物
尤其是干旱天气
耐心 不等于死心
打井 引水灌溉还来得及
就像那雨后的彩虹
晚晴却更美丽